



郑彦英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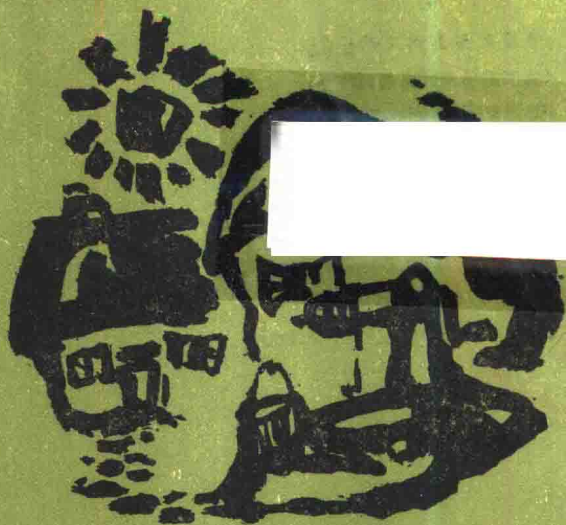
少妇



少妇

郑彦英 著

中國之聲出版社



少 妇
郑彦英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160毫米 32开本 11印张 3插页 228千字
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48,250册

号：10355·091 定价：1.90元



作者像

郑彦英简历

郑彦英，男，1953年农历5月16日生于陕西省礼泉县一个普通农家。幼时多受娇惯，皆因为是长子长孙。儿时因曾在大队当过支部书记的父亲屡受批判，便在许多人白眼中生活。便也养成了颇硬性子。1966年完小毕业，逢“文化革命”，“复课闹革命”后又一跃成了中学生，1972年7月高中毕业，12月入伍，历任战士、班长、排长、副指导员、团、师政治部干事、广州军区空军政治部创作员。1981年转业至河南省委《党的生活》杂志社任编辑、编辑室副主任。1985年4月调至作协河南分会任专业作家。同年9月至武汉大学作家班学习。主要作品有《恩爱三部曲》（中篇小说、电影剧本合集）、《十描风行水上》（中短篇小说集）、长篇小说《少女》及电影《秦川情》编剧等，系中国作协会员。

穿上乌云与红霞合染的衣裳
把黄连与蜜糖拌在一块儿吞下去
从白昼与黑夜之交替线上走过来的
是我深深地爱着的、当和我们男人
共同为延续人类去哭去笑去生去死的少妇

——题记

第一章

我不能象我的花朵朵一般漂亮而又黄泥一般柔顺的红旗姐那样约束自己，我不能使我在应该得到爱的欢乐与女儿家独有的生的欢乐的年龄凄凄冷冷地过活。每当冬天的苍白的太阳在远远的西山被风裹走的时刻，我内心的恐惧就和黑夜一同来临了，我觉得我的生命又被那无情的西北风刮走了一天，这一天再也不会回来了，属于这一天的生命再也不会有了。而这一天，我觉得自己一无所获，——没有去爱，也没有被爱。只有讨厌的苍蝇老象冰凉的蛇一样向我身上爬。

我再也不觉得身上冷了，我觉得身上的火苗子在“噼噼啪啪”地燃烧着，这带着声响的燃烧产生了大量的热，这热给了我爱的莽撞的冲动，这冲动是不顾前不顾后不顾左不顾右的，我的双脚以我自己意想不到的速度在向前挪动着。于是，他的亮着灯光的窗户出现在我的面前了，他的拿着放大镜俯身看棉花种的神态出现在我的眼前了，我感觉出了在他的宽的脑门

里游动着的桔红色的充满着智慧的脑浆，我还感觉出了他的身上的每一块肌肉由于爱的压抑而在痛苦的呻吟，这呻吟声和金属的崩裂声一样使人伤心。这伤心的情绪又从他看着放大镜的眼睛里一无遗漏地流泻出来。直流到我的心里，象油一般地浇在我心里的燃烧的火苗子上。

于是，“啵啵”爆响声更加猛烈，给我海潮一般汹涌的爱的力量。我不知道我敲门没敲门，我不知道我怎样走到他眼前而且毫不犹豫地抓住了他的有着坚硬的骨节的手。我只知道从我眼里喷出的光芒具有强大的热的辐射，这辐射使他身上每一块肌肉的痛苦的呻吟声转瞬间变成了快活的嚎叫，这嚎叫带着男人的粗暴的爱的冲动。

我放心了。我的小腿肚快乐地颤动起来，这快乐的颤动片刻间就波及到我的大腿。我再也不能等待了。我牵着他的手，走出了这间他客房的村部的屋子，走进西北风的旋流里。

四周一片漆黑，天上没有月亮，只有几颗稀疏的寒冷的星星。我拉着他的手往前走。他一声不吭，只是紧紧跟着我。

没有那使人动情的夜莺的歌唱，只有卧在光秃的枣树的枝条上睁着蓝莹莹眼睛的猫头鹰的没有规律的嘎然一叫。我拉着他的手往前走。他一声不吭，只是紧紧地跟着我。

笔陡的、直愣愣矗着的、干裂的南塬横在我们面前了。西北风落进塬的裂缝里发出大力士打呼噜一般

的声响。伸着光秃的枝丫的枣树林子围着我们，在西北风中摇晃着吱吱叫着象一群多情的姑娘在俯身叙说情话。不远处的泾河在艰难地流淌，发出的声音象一个饥饿的小伙子在寻觅姑娘。我站住脚，不走了，手还拉着他的手。他也站住脚，不走了，手上坚硬的骨节骚动起来。这骚动引起了我浑身的哆嗦，我将手伸向了他。

我的身下，是一棵苍老的枣树暴出地面的人字形的粗硬弯曲的根，我的身子象一条快活的白蛇一样在这根茎上扭动着。在他的使泾河水不流不满足有半分钟的放肆的吼声过后，是我的使得枣林的每一条枝桠都幸福地抖颤的快活的呻吟。

我闭上眼，我觉得我和那人字形的根基溶化在一块儿了，我觉得他那富有诱惑力的手掌在我的丰满的乳房上摸了一下，叫我起来，跟他走。而我没有动，我忽然觉得一个小小的生命在我的腹中形成了，伟大的、母性的情感立即充溢在我的每一根血管里。而这，都是他所给予的！

感激之情象泾河的伏汛一样推动着我，我一翻身抱住了他的腿，他的赤裸的散发着火一般炽热抗拒着寒风的腿，我的由爱的欢乐和生的欢乐催出的泪水和我的滚烫的嘴唇一同印遍了他的全身。及至现在，当我要将我的美丽的红旗姐的故事写出来的时候，我的手仍被这伟大的情感弄得不断打颤，我的耳朵边飘荡出一首古老的情歌：

马驹驹在旱塬上跑哟，
跑的欢。
黑鷄子在天上叫哟，
愣叫唤。
泾河悄悄弯进塬哟，
弯又弯，
一世都为爱熬煎。

说实话，我的红旗姐出嫁以前，我们枣林村不少姑娘都嫉恨她，我也是这强大的嫉恨队伍中的一个。其实我的红旗姐并没有惹着谁，但就因为她的生得比我们漂亮，同她上街、同她下地，小伙子们的眼睛都瞟向她，便给我们一个个姑娘的心里埋下了嫉恨的火种。那时候我绝不会象今天这样亲切地称她为我的红旗姐。我们本也无血缘关系，只是一个村庄的人，一个辈份，七姓八家都混着一个辈儿叫罢了。遇着不得不打招呼的时候，我要么“哎——”地喊一声，要么冷冷地甩出她的名字：“红旗！”而她从未因此而恼火，她的白净中泛着淡淡红晕的脸上，总是带着一丝儿凄楚，应声时，这凄楚的面容上就浮上那么一点点不易察觉的笑，这笑也就浸着苦了，但这带苦味儿的的笑反倒那么迷人，这就难怪那些小伙子们喊她“倾国”了。

“倾国倾国，害了一个国么！”姑娘们便常常这样撇嘴。“地主女子！”有人还常常加上这四个字，说完眼睛就看向天上，俨然一副高红旗一等的样子。直到红旗出嫁后几年，没有生育，我们几个待嫁的姑娘一提起她似乎还有气：“脸蛋好看有啥用？无籽西瓜！”

这是谷雨节前的一个阴沉沉的下午，红旗从娘家回来，一过泾河大桥，她就觉得浑身烦躁不安，预感到有什么事要发生，心里便有些慌乱，看看四周一尺多高的麦子在温温的风中波浪一般起伏，燕子在这波浪上边低低地飞，便稍稍得些安稳，便紧赶着往家走。

小路曲曲弯弯，拐进一大片枣林，嫩绿中带着些许嫩黄的枣树叶子在风中窸窸窣窣响动着发出淡淡的清香。平时她很爱在这枣林中行走。遇到什么伤心的事，她也爱一个人悄悄地钻到没人瞅得见的枣林深处，松松泛泛、无拘无束地叹半天气、流半天泪，然后再平静地走出枣林，走进人的世界。

但今日一走进枣林，她就觉得脊梁骨上一麻，浑身突然紧张起来，便不由得举目四顾，除了发现枣树叶一下又一下的磨擦外，就是那苍老的枣枝在风中艰难地扭动身体，发出微弱的老人一般的有气无力的呻吟。身后的老树上有一片树皮掉下来，无可奈何地落在地上，在风中翻了兩下就躺在地上摆出那难看的将死的姿势。

她猛回身看见了这难看的姿势，只觉一股凉气扑面而来，便赶紧转身往前走，突觉脑门上有尖厉的一声叫：“嘎——”浑身不由一抖，抬头一看，原来是一只悬在空中的鹞，这才深深吸一口气让心情平静下来，并不断问自己：“怕啥呢？有啥怕的呢？你呀！”

也就真的不怕了，便将那胸脯子高挺起来，月白碎花衫子就随着走动抖颤起来。随着伸手过来，将那被风吹乱了的发丝儿拢到脑后去，头再微微一摇，黑发便老老实实地伏在脑后了，衬得她那脖颈儿、脸蛋儿、还有那露出一

个边儿的耳的轮子，有了鲜鲜的红、嫩嫩的白。

但她仍然不时地感到有疹人的气息朝她袭来，但她硬是壮着胆子不让自己去感觉那气氛。天空愈发阴沉了，云象要掉下来一般，枣林里很快阴森森一片了，温温的风退了，冰凉的风来了，而且有很大的劲儿，带起了地上的枯叶败枝，还有那黄颜色的尘土。

“不怕！不怕！”她又对自己说，为了壮胆，干脆哼起曲子来，象夜行的孤汉。

叫姑娘且坐鱼池边，
听我把花名细对你言。
观前面状元红犹如灯盏，
那后边十枝梅头戴玉钗。
那左边白牡丹如粉擦面，
那右边红芍药头顶鸡冠。
百玉兰放清香十里飘散，
月季花红石榴颜色更鲜。
那茉莉一朵朵想把魁占，
水仙花娇滴滴珍珠一般。
兰花草低着头愁眉不展，
向日葵一团团含笑喜欢。

圆润的嗓音从喉咙口流出来，确实给她壮了不少胆。

唱罢一曲，便爽爽地吸了一口拂面而来的凉气，下意识地将吹散的头发又往脑后一拢。就在这时，她身后的树叶上响起一声清脆的、潮湿的、冰冷的声音：“叭——”

声音似乎还随着树叶忽闪了一下。

她心里一跳，惊恐地回过头来，还没看清声音的发源地，她身前的树叶上，又响起同样的一声：“叭——”

她浑身一个激灵，复又转过头来的时候，四周的树叶就都响了起来：“叭叭叭……”一滴铜钱大的透明液体摔碎在她的脑门上，随着，脸上、肩上、高挺的胸脯上、迎风的裤腿上，都猝不及防地遭受了这冰凉液体的袭击。

她这才真真切切意识到下雨了，同时心里倒松快了许多，撒开腿沿小路朝前跑去。

月白碎花衣裳很快就被浇湿了，紧紧地贴在她那姣好的身条儿上。黑汪汪头发象被牛犊舔过，光溜溜地贴在头皮上、脖颈上。她用手在头发上捋了一下，顿时觉得自己回归到孩童时代，跟着哥哥在雨地里耍，张开嘴让雨丝儿往嘴巴里落，光了身子让雨丝儿在身上扫，敞开嗓门儿朝天喊叫：“雨娘娘，哭啥咪？没坐月子没娃咪？”

想到这些，浑身的每一个细胞都快活地跳动起来，但她毕竟不是儿时的她了，难得一个舒心开颜的机会，平日的一切烦恼，这会儿都随着雨丝去了，她只是摇了摇头，在奔跑中跳了两下。于是，她那鼓鼓的胸脯子，就随着跳跃上下闪动了，大的闪动过后是小的颤动。这颤动引得不远处的一双眼睛发直了，眼睛下边的嘴巴里顿觉有津津液体浸出，他“咕咚！”咽了下去，鼓突的立体三角形喉结便不安地上下移动一回。

这是一双很迷人的眼睛，这眼睛似乎从来就没有睁大过，显得细长，而朝外的眼角又那么柔和地向上翘着，象两瓣刚抽了芽的细长蒜瓣儿卧在鼻梁两侧，给整个脸盘带

来了经久不衰的笑容，这脸盘又给了整个世界以和气、友好、慈善的印象。这印象里似乎总还有那么一点点可怜的哀愁，便使得人们容易和他亲近，甚至想伸手帮助他。

这双眼睛躲在离小路不远处的斗渠的站房里，本是瞅着小渠的光溜溜的岸，等待着另一个他所憎恨的男人的到来，没想到等来了一场雨，更没想到等来了全村公认的最漂亮的少妇红旗。

当红旗那水蜜桃一般脆甜的歌声越过枣树那嫩黄的、稠密的、在风中嗦嗦抖动的叶子钻进站房，撩着他脸上的每一根汗毛的时候，他循着那声音匆匆一瞥，并未看见红旗的影子，粗壮的腰却不安地颤动了一下。

只有他最了解这腰的不安的颤动所代表的全部内容。自然还有那永远属于他的肥胖的老婆、那他什么时候愿意都可以属于他的而名义上却属于别人的另外三个女人。她们除了给他生理上的满足外，更重要的是给了他心理上的满足。“我的！都是我的！我想得到的都成了我的！”当他大汗淋漓地将柔顺酥软了的女人搂在怀里作余喘的时候，他的心脏在每一次压出血液的时候都满足地这么喊一声。特别是当四个女人在不同的时间、地点为他生下四个娃儿养在四个家庭的时候，他看着那一个个很象自己的细长的眼睛。这种满足就会弄得他浑身的每一个骨节都生起痒丝丝的舒适感，“我的！我的！都是我的！村人都叫我大干部，我就是大干部嘛！真正的大干部还不一定如我呢！”

打红旗结婚的那一天起，他就被红旗那姣好的身条儿和脸蛋儿迷住了，他清楚地记的红旗结婚那天穿了一件大红衫子，映的那脸蛋儿朴朴泛红象红桃又象红苹果，嫩嫩

的鲜鲜的引得他不断地生出想上前啃一口的冲动。于是，嘴里便生津液体了，三角形喉结便不安地运动了。

他没有想到，几年来，红旗见了他都远远地躲开，使得他很难得到一个靠拢的机会。更重要的是他需要一个自然而然的靠拢机会，他认为自己不能放下身价去主动跟红旗套近乎。然而，他从红旗那常常隐在眉间的哀愁上，看出了红旗内心的痛苦。他知道一个强的男人最容易在女人痛苦的时候而得到她。

他永远忘不了那次他和她在村边的擦身而过。那是一个晴朗的早晨，空气干净得使他不用眯眼就能看见唐王陵上的沟沟壑壑，他背着手瞅着这大片的他从心里到心外都认为属于自己的枣林，便觉身后有轻碎的脚步声，一回头却发现是提着一弯镰刀的红旗，大概她为他的转身而惊慌，连忙向一侧挪了几步，头仍低着，向平日他所见到的一样，匆匆从他面前走过。

然而，当她的脸蛋儿和他的眼睛平齐的时候，他惊异地发现，在她那满浸了东方微红的阳光的额上，那黑而密的头发的根际是紧锁着的。每一根发根是那样的粗壮黑亮，饱饱的含着旺旺的人的生命力和少女才有的对爱的渴求。

这一发现使他高兴得差点儿跳起来，“我的！我的！必定还是我的！”他的心脏又大喊大叫起来。见了红旗那瘦弱的丈夫白娃，他竟笑眯眯看了半天。心里在抑制不住地哈哈大笑：你个没本事的货！你还算个男人么？结婚几年了，你的女人还是个原装！开过苞的女人有那样的额发么？没有！没有！在经历了那人生的第一次幸福和痛苦相

伴的一声叫喊之后，那发根就开了，就散开了，世界上就少了一个大姑娘而多了一个少妇。

他在高兴之后，又放下了一颗心；不要紧的，我不管啥时候得到她，她的苞儿都会是我来开。

而眼下，当他听见我的红旗姐的甜甜的歌声，粗腰有了那不安的颤动之后，他心头浮上了一丝遗憾。他是在这儿等另外一个人，那是他的一直在暗暗地和他较量的敌人，他知道这个人是在每天下午要在渠上走一趟的。他怎么也没想到老天爷送来这么及时的一场大雨，给了他所想着的女人浑身以透湿，又给了他忽然极不想撞见的敌人以阻拦。他是绝不会冒雨看一趟渠的！

于是，他的腰不断地颤动起来，当在雨中奔跑的红旗那颤动的胸脯子映进他的眼帘，那少女特有的纯真欢愉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尽情发散的时候，他那腰的颤动变成了大幅度的扭动，他清楚自己的身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兴奋状态，他真想扑进雨地里，毫不犹豫地拦腰抱住红旗，在他的扭动中叫喊中把她抱进站房，就在脚下这沾有黄土的麦秸上，就在这居住着三只傲慢得象乡党委书记的老鼠的房间里，让她那花苞儿第一次为自己开开，让她那额发根际在他的眼睫毛跟前散开，让她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什么叫男人，那样，她就再也离不开他了，她就和那三个女人一样，随时都可以属于他了。

然而，多年来养成的习性使他没有挪脚，他只是切切地注视着我的红旗姐的奔跑，那在雨中运动着的少女的曲线。

他万万没有想到，我的红旗姐看见了站房，看见了枣

林深处这唯一的避雨地，便一转身跑了过来。这使他有了一刹那的意想不到的激动，随后就赶紧躲开了。

我的红旗姐跑着、喘着，青春勃发的身体不断地切割着透明的雨丝，不断地碰落聚在嫩黄的枣树叶上的水珠，不断地在林地的新泥上印上她的脚印。跑近站房的时候，她没有贸然进去，而是本能地朝四周看了一下，又趴在窗口朝站房里看了一下。本就阴暗的站房在阴雨中黑乎乎一片，其间的一截断墙静静地矗着。她知道这站房除了抽水时平日是没人来的，但她还是喊了一声：“有人么？”

没有听到应声，她放心了，松松地喘了几口气，走进了站房那永远大敞开的门，这才感到紧贴在头上的湿发和紧贴在身上的衣服的冰凉，便伸手在脸上，头上捋了捋，甩下几把水珠，又将贴在身上的衫裤往起捋了捋。湿衣离开皮肤时就有风荡进，一条条水流也就象蚯蚓一样在身上爬。她便伸手在湿衣上捋，咋也捋不净，便想脱了拧干。

姑娘家特有的胆怯使得她又朝四周看了看，静下神来听了听，这才解开了那月白碎花衫子的钮扣，那一双圣物便迫不及待地露了出来，她急一掩，立即又为这下意识的动作而可笑了，便款款脱了衫子，拢起来拧干，又慌忙套上，没及系钮扣，就又脱了长裤，短裤，拢着拧起来，一串串水珠便从裤子上掉下，“答答答”打在那白中泛黄的、扑着黄尘的麦秸上，又溅起不少水星，落在她的脚面上、脚脖上。

她不由低下头去看自己的脚面，目光走过了她的修长的大腿、她的细柔的腰肢、她的丰满的胸脯，她突然为自己生有这般美丽的躯体而感动了。多少年来，她从没有这